

美国少女日记·亲爱的祖国

渴望自由



一个奴隶小姑娘克洛狄的日记

〔美〕帕特里夏·迈基萨克 著 邱雁 嫩恩高娃 邱梦佳 译

弗吉尼亚 贝尔蒙特种植园 1859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读物

黑版贸审字 08-98-0031

©1997 by Patricia C.Mckissack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安璐 张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渴望自由

Kewang Ziyou

〔美〕帕特里夏C.迈克基萨克 著
邱雁 嫩恩高娃 邱梦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55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090-0/1·1065 定价：18.60元



1859年3月

春天正在悄悄地走近，花儿都含苞欲放，天空是湛蓝湛蓝的。三月不知道应该算是春天还是冬天。不过，今年弗吉尼亚天气热得比较早，这对我来说还不错。每当天气一热，威廉少爷和我的女主人莉莉太太学习的时候，我总是要为他们扇扇子。今天早晨是我第三个学期的第一天。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扇动着那把用卡罗莱纳的青草编织而成的大扇子，不停地抬起落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扇子搅动起那浑厚的空气也跟着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赶走了那令人讨厌的马蝇和蠓虫。这看上去是件很傻气的工作，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威廉少爷在学习，我也在学习。

站在那里扇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开始认识ABC发音和拼写，我试着自己如何拼读。现在，我已经可以从那些废弃的报纸、信件及从亨利老爷书架上滑落下来的书本中找出一些句子来读了。但有时一些被我弄懂的内容也会使我感到惊慌和害怕。

奴隶们是不允许读书和写字的，但我却做到了。如果莉莉太太知道了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个和她放在床头柜上的差不多的日记本时，相信她一定会马上气昏过



去的。莉莉太太的日记本都是用带有漂亮缎带和小珠子的面料装饰起来的，而我用的却是从废纸篓中找来的废纸，摊平后放在一起，用一段线缝制而成的。虽然难看了点，但同样不也是日记本吗？日记本的好与坏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往上写。

我真的需要特别小心，不被别人发现我的秘密。因为一旦被主人发现，我肯定会被狠狠地鞭打一顿。我总是听到亨利老爷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如果他抓到他的奴隶在学习的话，他将扒了我们的皮，然后卖给南方的奴隶贩子们。他有一套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法律。在弗吉尼亚州，如果有人教奴隶识字，那么他就会被送进监狱。真的，我真弄不清楚，为什么白人这么坚决地反对我们学习知识，他们怕的是什么呢？

每当我想到如果亨利老爷知道了我不但能够认字，而且比他的儿子还强，这一切又恰恰是他太太教给我的时候，他该怎么想呢？我忍不住暗自发笑。

天快要黑了。主啊，我求求你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我那藏在厨房后面烟囱墙外那块松动了的砖头下面的日记本，但愿它能够保持干燥和安全，直到我再溜出去写日记。

第二天黎明

我起得特别早，像逃^①婶婶每天早晨期待的那样，

① 逃：音t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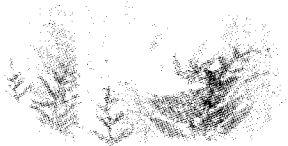


我来到厨房帮助她搅拌早餐用的黄油。这也给了我一点到厨房后面那棵大树旁边练习写字的时间。日出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寂静、安宁，是写日记的好时候。

我真想把我过去三年来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人们。那些词好像有很大的魔力一样，每次当我读或写一个词的时候，总会有许多美好的画面呈现在眼前。

譬如，当我写H-O-M-E（家）时，就会看到贝尔蒙特种植园和所有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我看见亨利老爷、莉莉太太和威廉少爷居住着的大房子，在那里他们过着舒适安宁的生活。我看见在那厨房屋顶隔开的小阁楼里正熟睡着的逊婶婶、赫布叔叔、海恩斯和我。我看见黑人区那里居住着我的朋友们和在小木屋那边他们终日劳作的田野和果园。我看见逊婶婶在火炉旁烧饭，马房里海恩斯在照料那匹使亨利老爷感到骄傲的赛马，还有赫布叔叔照看的那个美丽的花园。这就是一个小小单词向我展示出的一切。

亨利老爷总认为他拥有贝尔蒙特，拥有这里的一切，但他却永远不能拥有我的一切，真的不能。我知道他让我来，我就得来；让我做这件事，我就一定要去做，否则他会用鞭子抽我的后脊梁。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不能支配我去想什么，去感受什么，去懂得什么。他每天都在看着我，但他看不到我的脑海中有什麼。他不能拥有我的内心世界。任何人都不能。





几天以后

雨连续下了好多天，到处都十分潮湿和泥泞。我不知道我的日记本是否还能干爽地藏在那里。不必担心，相信日记本上的那块石头会把它保护好的。

第二天

今天又下起了雨。如果雨下得太大，奴隶们就不必到田里去干活了。但我们这些在厨房里干活的人，每天都要不停地工作，没有休息日。

邈婶婶说我被挑出来在厨房里工作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可我不这样想。生活在亨利老爷和莉莉太太的手下，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容易。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我们都必须按着他们的吩咐去做，而在田里工作更是非常艰苦，累得让你直不起腰，夏天还会闷热得让你透不过气来。我一直在想，做一个奴隶会有什么结果呢？没有好事。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要给人家卖命干活。





第二天

当我刚刚拼写出T-R-E-E（树）的时候，厨房后面那棵每次在我溜出来学习写字时和我做伴的老橡树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在TREE的后面加上一个“S”，这个词就变成了树林，我脑海中的画面变成了一片苹果园。春天，苹果树上开满了鲜艳而又洁白的花朵。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夏季里这片果园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到了秋天，满树都结出了红彤彤、甜滋滋的大苹果。我就是喜欢这样和词做游戏。添一个字母进去，拿一个字母出来，词的画面就会有许许多多奇妙的变化。

星期一

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一，因为每个星期一的早晨，莉莉太太都会到厨房来清点面粉、砂糖和猪肉。

对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保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当我在厨房里帮助逃婶婶时，我非常非常想告诉她——这个自从五年前我的母亲死了以后待我像亲生妈妈一样的人——我学习的事情，可我不能。我不认为她会做出伤害我的事，但她与亨利老爷和莉莉太太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她在亨利老爷娶莉莉太太之前就



给他做厨师。不能冒这个险。

我想对赫布叔叔说，我是如何用他的刀将火鸡毛管做了一只笔，他会为他的葵花姑娘感到骄傲的。但他老了，他可能无意中顺口告诉一个不该告诉的人，那个人会为了讨好亨利老爷而出卖我。

我也不会告诉海恩斯，因为在我打扫亨利老爷的书房时，我偷偷地拿了一瓶墨水出来，我看见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几乎就要告诉海恩斯我的秘密了，他像我的大哥哥一样，总是笑啊闹啊的。海恩斯说我总是在自己琢磨什么事。他不知道我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我不想在我读书写字的时候被人抓住。

如果妈妈还在，我会告诉她的。但妈妈不在了，她永远地走了，她死了。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值得我信赖，并告诉他我的秘密。

两天以后

还没有真正到夏季，威廉姆就已经在抱怨天气热了。我十二岁，威廉姆也是，但看上去他要小得多。因为他总是在抱怨，特别是在他学习的时候，而我只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听着，扇动着扇子，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逊婶婶说威廉姆被惯坏了。亨利老爷认为他的儿子是这个地球上的上帝，谁也不能与他共享，甚至连孩子的妈妈也不行。



第二天

今天晚上，大房子里要举行一个晚宴，逃婶婶要我到黑人区去接艾吉和伊娃麦到厨房来帮厨。无论何时，只要我写F-R-I-E-N-D(朋友)的时候，我常常会添上一个“S”。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伊娃麦今年十五岁的女儿米西和艾吉的女儿十六岁的伍克。她们现在都长大了，但我们仍然是朋友。我一生都会时刻想念她们，不会忘记她们。

有的时候，我真有些嫉妒她们俩，因为她们俩之间的关系比我好像更密切，而且她们俩都有妈妈。米西的爸爸曾是亨利老爷最好的马师^①，但在一年以前被马甩下来摔死了，现在是由海恩斯做骑手。伊娃麦至今仍沉浸在悲伤中，米西像我想念妈妈一样想念着她的爸爸。

伍克很幸运，有一个鲁福斯这样的好爸爸。认识鲁福斯和艾吉的人都喜欢他们。鲁福斯是在大约两年前从汉普顿来到贝尔蒙特的。他是一个健壮的男人，不胖也不高。赫布叔叔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老爷一定是看中鲁福斯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就让他在大田里做领班。

许多女人在鲁福斯刚来的时候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但他却和艾吉这样一个带着个女儿的胖女人结了婚，鲁福斯对伍克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艾吉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到时候逃婶婶会为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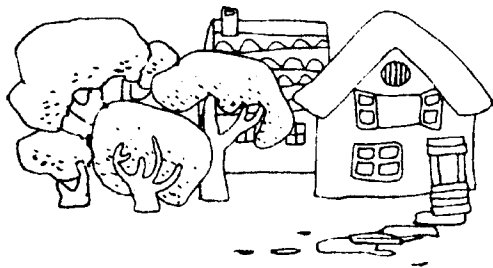
^① 马师：赛马的职业骑师。



生的。逊婶婶是种植园的接生婆，海恩斯、伍克、米西和我都是她接生的。她照顾所有要生孩子的女人们。她把她的秘密——所有的药剂配方都拿给我看，但她不许我同她去接生。我想知道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逊婶婶说这不是我该知道的。她怎么知道我该不该知道这些事呢？难道她永远也不让我离开她吗？

第二天

尽管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但住处离得并不远。除了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天外，伍克、米西和我几乎一周也见不上面。说心里话，与米西相比我更喜欢伍克。当米西小的时候，她总是推我们或打我们。现在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便换用一些讽刺的字眼儿来刺激和伤害我们。就在昨天，她来时还说我认为我们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在大房子里干活，而艾吉和伍克却在田野中顶着炎炎的烈日，弯着腰终日不停地劳作。逊婶婶说那么累的体力活，真够受的。





星期五

又是一个可怕的冬天过去了，今天是个圆月。逖婶婶说到了播种厨房后面那块菜地的时候了。一家子人从夏到秋都要吃这块田里种的菜。要种上青豆、落花生、大头菜、菜花等其他蔬菜。照看菜地是我的一份工作，虽然不算是个好工作，但我并不在乎干这份活。因为和植物在一起，看着它们长大直到做成菜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第二天晚上

今天晚上暴风雨来得很早，天上的闪电照亮了阁楼上的小屋。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要害怕。主啊，我想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每当有暴风雨时，我和妈妈总是紧紧地抱在一起，我就不觉得害怕了。

雨终于停了下来，但外面的寂静、闷热和潮湿使人无法入睡，除非我能再次梦见妈妈。我悄悄地溜出厨房，小心着不要惊动任何人，只有这样我才能来写字。

我来到橡树下，这是我的天地。在这儿我可以像下雨一样尽情地哭泣，向月亮诉说我的悲伤。记下我的梦想会帮助我赶走忧伤。



在梦中我抚摸着妈妈那棕色的圆脸，像她常做的那样，弄湿围裙边，用它轻轻地擦掉我嘴唇和额头上的汗水。我看见自己在给她读着什么，她微笑着，拍着手。我听到她轻声地夸奖着我，就好像亨利老爷在威廉姆少爷有什么事情做对了时夸奖他的那个样子。

“妈妈，我学会了这么多，让我给你表演一下。”温柔的面孔消失了，她的眼里闪着警戒的目光，我弄不明白。“怎么了妈妈？”她想说什么，但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拉进了黑暗之中。“妈妈，等等我！”我被寒冷唤醒，为眼前的一切而伤心。妈妈已经死了。

第二天

今天我溜出去看米西和伍克。我在挨着鲁福斯的烟草苗地里找到了她们。见到她们我真高兴。我们曾常在一起做游戏，开心极了。后来老爷让米西和伍克到大田里干活，我留在了大房子里。伍克看上去又累又疲倦。米西所有想要说的就是海恩斯看上去是多么吸引人啊。吸引人？海恩斯？米西是不是看上海恩斯了？但后来她又说了个好消息。她说已同意鲁福斯在复活节时做祈祷。我很吃惊，主人没有那个习惯，对别人有好处、对他自己没好处的事他是不会同意的。



复活节

早餐后，我们聚集在黑人区做复活节祈祷。平时我们大家都太累了，只有在星期天才能放松放松，休息一下，然后等待星期一黎明开工的铃响。但今天鲁福斯唤起了大家的精神。

亨利老爷也来到了祈祷现场，他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说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听到喊什么争取自由。他告诉我们要为好天气和大丰收祈祷，要歌唱幸福和愉快，不准唱悲伤的歌。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我们会为他的好运而祈祷，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他说如果我们照他说的做，他会让我们在星期天有更多的祈祷聚会。

不管怎样，亨利老爷还是坐了下来，鲁福斯仍然在进行着。伍克告诉我，鲁福斯在卖给亨利老爷之前是一个牧师的奴隶。赫布叔叔说鲁福斯认真地学过圣经，而且把所有的故事都记在了心里。有一天我也要读圣经。在亨利老爷书房的桌子上有本圣经，我看到过很多次，但我从没有碰过它。我想，如果我碰了它，老爷会知道的。

鲁福斯开始主持祈祷，他要赫布叔叔做祷告人。然后他要艾吉唱歌。接下来鲁福斯给大家讲了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勇士凭借着勇气战胜了一群狮子的故事。

鲁福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已身陷狮子洞的时候，我们必须像丹尼尔一样，相信上帝会从危难中拯救我们。大家都高呼阿门，我也不例外。但我不敢肯定如果



真的面对一头狮子，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呀——面对一头狮子！

星期一的晚上

今天的最后一餐结束了，所有的碗碟也都洗干净了。我真的累了！“你不知道什么是累，”逃婶婶说，“你应该为没有让你到大田去干活而感到高兴。”我无法想像比我现在还累的人该是什么样子。伍克和艾吉上床睡觉时也像我这样感到很累很累吗？

一或两天以后



这个光线已足够我写字了。

自由这个词是我自己认识的，在黑人区人们祈祷着自由，唱着有关自由的歌，但是不能让亨利老爷知道他们真正的用意。他们称自由为天堂，每个人心里所向往的是自由，但这个词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任何画面。今天下午，当我在扇扇子时，我的目光落到了威廉姆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自由这个单词上。当然我仍然看不到任何自由的画面，而且过去我还把它错拼成F-R-E-D-U-M。

现在我把正确的拼法记在了心里，我保证能记住



它。F-R-E-E-D-O-M (自由) 我把它写了一遍,但脑海中仍旧没有出现任何画面,什么也没有,出现的只是在那页纸上的几个字母。拼得对不对没关系,我还是想象不出自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自由仅仅是一个词罢了。

星期五

每次在我打扫亨利老爷的书房时,我都会看一下他的年历本,这样就知道了当天的日期。今天是星期五,1859年4月1日。

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在大田里干活的人们星期日能放假休息一天,而我们在厨房和大房子里工作的人没有整天的假日,只是在星期天的早晨有几个小时的空闲,然后要等到晚餐收拾完后才有时间休息。可是今天,我们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了。

今天厨房里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名字叫斯派西。她大约十五岁,是莉莉太太从安普路斯的种植园买回来的,让她帮助逃婶婶和我做饭及收拾屋子。她的到来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人手。但逃婶婶却不太高



兴。她想斯派西有可能是莉莉太太的探子。

“克洛狄，你得小心点儿，不要让斯派西得到什么把柄向大房子汇报。”

这是个不错的警告。亨利老爷和莉莉太太向我们许过愿，如果我们向他们告密，就会得到额外的衣服和甜食。女主人还向我许愿说，如果我在厨房给她当密探，她会给我一个四边绣有黄色和紫色紫罗兰花的手帕。她就是发誓给我一盒手帕，我也不会告诉她任何事情。我们在厨房里干活的人没有一个是密探，我希望斯派西也不是。

同一天晚一些时候

斯派西看上去还不错，很文静。我们为她安置好，星期一一早她就可以在逃婶婶的厨房里开始工作了。

逃婶婶说：“早晨公鸡一叫，我们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

当听到她告诉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所有事情时，我的头都晕了。我们必须做好每天的三餐，把饭菜送到大房子里去，然后伺候他们吃饭。莉莉太太喜欢准时开饭。早餐8:00，午餐是正午，晚餐是6:30。然后我们要收拾干净，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在每餐间歇时，我们还要做日常的家务活，清洗和打扫。莉莉太太要求房间干净，但她却从不保持。她房间里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衣物也都放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每周一洗衣服，周二烫好。那几天伊娃麦和艾吉会从黑人区过来帮忙。

“威廉姆不和他的家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逃婶婶说，“他要在他的家人吃饭前的一个小时在一张小一



点的桌上吃。你伺候他，明白吗孩子？”

斯派西点点头表示明白。我还从没有看到过谁像她那样眼睛里充满了忧伤。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斯派西这样伤心。



星期一

又是一个星期一，莉莉太太又串到厨房来巡视，称过面粉、白糖和其它东西。看她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明白似的。

“其实那个女人连盐和糖都分不清，”邈婶婶屏住呼吸抿嘴笑了笑，“更不要说如何来做饭了。”这个女人总是装腔作势地想当厨房的主管，可我们清楚，不论问到哪一个人，他们都会告诉你邈婶婶才是贝尔蒙特厨房的女主人。

莉莉太太按收据盘点着剩余的罐头和干菜，想弄清楚我们是不是多吃了，或者给黑人区带去了。在黑人区人们从来都吃不饱，也没那么多时间吃饭。

十六年前，自从亨利老爷和莉莉太太结婚，邈婶婶就在贝尔蒙特当厨师。她是在亨利老爷来到这里时所拥有的唯一的奴隶，其他的奴隶都属于莉莉太太。她自己很有钱。老爷是从坦尼斯来的，当时穷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他向寡妇莉莉求婚，并娶了她。邈婶婶说老爷和她结婚为的是钱财而不是莉莉。他期望着如果他拥有了贝尔蒙特，就会变成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其实无论